

靳以著

中華文藝叢刊
第一種

沈默的果實

中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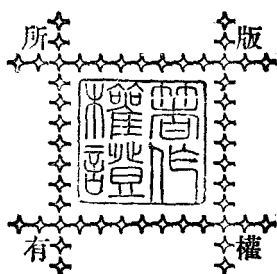
種一第刊叢藝文華中

沈默的果實

著 以 靳

行印局書華中

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再版



中華文藝叢刊
第一種 沈默的果實（全一冊）

定價 國幣 二元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編輯者 中華文藝叢刊委員會

著者 靳 以

發行人 顧 樹 森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沈默的果實 目次

沈默的果實	………	一
我的懷念	………	一
等待	………	一七
鳥和樹	………	二一
被砍伐了的樹	………	二三
合唱	………	二七
兔	………	三一
螢	………	三四
鴨子	………	三六
目次		

沈默的果實

我醒來了，雞正叫着，天還沒有亮。我彷彿是被有力的一擊打醒了的，頸項一直在疼痛着，我看不見伸出去的手，它在黑暗中仍然撫到我的臉頰上，有一點熱，我意識到那原來是發炎。我應該記得的，它已經使我痛苦了三四天，使我疲倦了睡不下去，睡下又不能轉側，到早晨我又不能起來。就是那一點小小的病痛，使我的半個頭和半個身子都痛了，而且我的半張嘴好像封住了，還有那上下十幾顆使我疼痛的牙齒。有時候我那麼憤怒，可是我的牙都咬不上，我的額上凝着疼出來的汗珠。我想舉拳來打掉那半張使我痛苦的臉，可是我的手纔握起來就有一股牽心的疼痛又使我放下來了。

我是過着多麼無味的日子呵！我早就盼着天亮了，可是早晨來到之後，接着就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動作的一天。從無望到無望，我的心就塗上一層黯灰的顏色，我失去生活的意味，多少天我就守在斗室中，我有時雖然喜歡一人獨處，可是如今伴了我的這是可厭的無盡的痛苦，使我怎樣也脫不開，正像初夏還馱着大棉襖的小兵，這使我認識了痛苦，不但使我明瞭我是在苦痛中，我也更能同情那些苦痛中的人們。是的，在苦痛中，人們的心纔貼近了。當我不眠的時候，我也想起，這

時候不知有多少人在不眠着呵！

那些雞是騙人的，我記得，它們是屬於一家農場，無日無夜地叫着的——并不是那帶來黎明的啼叫。我是多麼殷切地盼着天會亮起來呵！我張大了眼睛尋找，我忍着苦痛動着我的頭追踪！可是我却找不到一絲浮游的光明的影子。我突然想：一個人大約就是這樣死去的，面前只是充塞着黑暗，慢慢地連苦痛也不覺得了，沉入永恆的安息。

可是我還沒有死，因為疼痛還在擾着我；我也不想死，我要活！我要許多人都活，我們都要活得好，活得快樂！可是眼前的苦痛使我把快樂都忘記了。我不知道人是怎樣笑的，好像我是被笑遺忘了。不，我忘記笑了。當我勉強想笑的時節，又牽動了我那腫起來的肌肉，我是笑不得也哭不得的。假使我有一面鏡子，我就時時可以看到我那張呆板的臉了，只要不是那麼無表情，就是哭也好吧！但是想起我那發炎的臉頰，我只得保持那份呆板了。

那無盡的夜呵，那死一般的呆板呵！不，它一直在跳着：我的心，我的血管，這更使我感到疼痛。「只要能消失我的苦痛，我是什麼都肯獻上的。」我不知道該向誰這麼申訴着，要不然，給我力量吧，讓我擊退黑夜，牽來太陽，用一柄鋒利的長刀，削去使我疼痛的半張臉吧！

生命也許是值得寶貴的，因為它可以為他人爭取生命。如果死是必要的，那就是為了下一代更繁盛的生。埋在土中的不該腐爛，應該有新生。可是他呢，可是他呢………他就是那麼默默地埋在土中了。

我看到他的時候，他那喜歡抱怨的嘴已經不說話了，只是緊握着我的手流淚。那時候，我們已經有幾年不見了，那一堆亂髮下，顯得他那張臉更瘦削了，他躺在大床上，我也在一邊躺下來，我的眼睛也濕潤着，可是我不敢說一句話，過了一些時候，他睡着了，好像我也睡着了。當我醒轉來的時候，天就要黑下來，我就揉着眼睛站起，他這時也醒了。

「好快呵——」

他遲緩地說，我感到一點茫然，不知他指着什麼說。

「是說天麼？」

「不，不——」他握着那蓬鬆的頭，臉紅漲着，我說的是日子。「你還是那樣子，可是我連人形都沒有了。」

他長長地嘆息了一口，可是只吐出一半，就接不下去了。突然又引起嗆嗽，他的妻忙碌着，孩子們也不知所措，使我站在那裏也不知怎樣去和他告辭了。

那一次，我還記得，我是摸了夜路走回去的，正是雨後，我深一脚淺一脚地踏着積水的小路，到了住處的時候，褲管全濕了，我一點也不抱怨，現在想起來還是如此，因為那一次就是最後的相見。之後我一個人走了一條遠路，寂寞地住了兩年半，他還是住在那裏——不，他睡在病院裏，有時他伏枕寫來幾行，要我爲他寫文章，而且還說到：「不必說醫藥費了，只說每一次警報吧，我都需要一個人把我背進山洞，這裏平均每天都有兩三次。」這樣，我也盡我的微力幫他的忙，可是他

不知道怎樣，也許是久病和他的特性揉合在一起，使他和好友吵翻了，和出版者也弄不對，可驚的是，他的心那麼細，連那在商場上爭逐的人也敵不住他。可是他自己，漸漸地連聲音也失去了，人只是睡在床上，做爲人的活動已經失去一大半。到我回來的時候他已經離開那個城到另外一個省份的鄉下養病去了，把他辛苦經營的一份刊物輕易地交給一個人負責，這是我們後來談起的時候認爲又是一樁值得惋惜的事情。

誰也沒有想到他以爲可以安靜養病的鄉間，敵人過來了。於是他帶着妻兒老小又跑回來（實在說，是妻兒老小把他拖回來的）。回到他那個住了幾年的大城。他已經什麼都沒有了，一層皮包着骨，還不斷地吐着血，終於在敵人佔領那座大城的前些天，他就閉上眼永遠也不看這混淆，黑暗，貪殘，無理的世界了！不知道他埋在什麼地方，也許被炮火蕩平了，也許爲修築工事給掘翻了……但是，這對於他都沒有什麼妨害了，他不會覺得什麼，他再不張開眼睛，這些身後的事情，不過，只勞和他有關的親友焦灼，煩惱，在他也許還算是幸福的，不然的話，若不是落在敵人的手裏，還不要在更進一步的流亡的道上喪失他的生命？不要說他，就是一些更健康的，更年青的也在這條路上很悲慘地死去，既得不到渴求的生，又說不上殉難，只是那麼一點價值也沒有地死去了。

像我們原不必殉難，因爲既不享受國家的恩俸，也沒有守土之責；當然也不會在敵人的膝下討生，做一個順民（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）：我們不會對不起我們的國家，倘若一天敵人來了，我們自然有我們的路，人民該有人民的力量，只是爲家小所累，不知該怎樣好，纔是值得人躊躇的。

他也許算是一個聰明的，退到鄉邊的小縣裏，那邊原來還有一位窮苦的可靠的友人，於是息喘方定，不得不把幾件衣著攤在地上出賣了。過了三天，看到只是那些沒有胃口的鄉下主顧，只好打點一下，想到一個大城去賣一點錢充路費，然後再把家小接出來。他好容易搭上一輛黃魚車，不曾想坐到一半就壞了。他又上了一架板車搖搖幌幌的，看着只有五里就要到所到的大城了，一聲叱喝，斜刺裏跳出幾位好漢，別的話沒有，身邊的拿去不算，連身上的也剝個一乾二淨。好在他還看不起書，所以到了地方還可以把墊在底下的抽出來給我寫這一封信：「我真不知該怎麼辦好了，我的家小還在××，我沒有法子接她們出來了，我自己也是既不能進也不能退，不知該怎麼辦好了！」他這樣寫了來。當我收到他的信的時候，不但他的妻子住的××早已陷敵，就是他光着身子到了的那座大城也早已無聲無息地陷落了。

一想到敵人用戰爭在大路急馳的速度佔領我們的土地，我自然也就想起來在大路小路上蠕蠕動着的的老的小的，飢餓的，散亂的逃難的人羣，他們是一步一步爬着的，原想奔赴祖國，想不到爲敵人超越了，再沒有向前的路，只有向後的路了，原來拋家蕩產，只爲的做一個自由的公民，想不到喫盡千辛萬苦，又落到敵人手中！到那時候，連憤恨也不知道該怎麼表示了。

幸而跑過來了，一路上風風雨雨霜霜雪雪，沒有喫的，沒有住的，一程又一程只是向前走，可是最終不過是這座不平的山城，它是昂首向天的，只爲那些有錢有勢的大商大官而存在的，除開那泥濘的大道，冰冷的小路之外是什麼都沒有。不該恨，只該歌頌，扯開嗓子唱吧！

呵，呵，我是戰時的心臟，
我噴出又吸進，

南來北往的人。

從西向東，像遊龍

還有兩條大水，把我

夾在中央。我的天上

又是天；地下又是地，

天上是烟，地下是泥，

一片灰，就畫得出

全城的風物，我不留意

哪個在憤怒，哪個又在

拋出無情的嘲諷，我只是

雄偉地，不動地站在這裏……

唱的是別人，我只是沈默，沈默，凡是發聲的早已啞了，我也只是沈默着。早晨我起來了，
推開門，望望天，可是濃霧遮住我的眼，我看不出三尺，便什麼都看不見，誰知道哪裏是河，那裏
是山？既然沒有鮮明的天氣，我就緊快地關上門，生怕那些水珠一般的深霧附着我的體內，於是我

就起始在我那斗室徘徊，我說不出享樂，我就是這樣虛耗我的生命，而我的生命從鬢邊的白髮，臉上的縐紋看來，已經消失大半了。

我望着門後的水缸，纔知道江水已經清了，想着那清澄的碧流，誰還能記起夏天它曾經那麼洶湧地夾着河泥滾捲翻騰而去的雄姿？它吼叫着，受了阻攔便更大聲吼叫着，無畏地向前而去！如果你不服便把你捲去！如今它瘦損了，它那青碧的水色使人們想起了遙遠的海，它那平靜的水面使浪子們顧影自憐。它只是那麼平靜地，使人一點也看不出，無聲地緩緩地流着。使人會耽心到有一天它會流盡了。使人們忘記它曾是一條大河。

我原來沒有對鏡的癖好，可是我俯身在那水缸上，我却無心中望到我的面顏了，它是一張多麼呆板的臉呵，不喜，不怒，無生，無死，使我自己也憎恨起來了。我不相信原來我就是這麼一副嘴臉的。爲了增強我的信心：我勉強地笑着，可是那多麼像一個沒有修養的畫匠所造出來的一張笑臉呵！我就像逃避般拔腳跑開了。

我不能到遠處去，我只能在我那小天地中轉着，像一隻拖磨的牛，因爲沒有那副遮眼罩，所以我看得清斗室中大大小小的事物，在屋角的上端，一張蛛網還黏着幾隻蚊蠅的屍骸，下端就是一只堵了又開的老鼠洞。當我低視的時候，正有一隻大鼠，從裏面闊步而去，它昂首四顧，意氣自得，一點也沒有因爲看到我顯得胆小的樣子，它跑過去，我的眼睛追着它，它一直跳入米缸裏，立刻就

「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呵！」

我自己低低叫着，蹣手蹣腳地走到近前，輕輕地拿起放在一旁的缸蓋，很敏捷地蓋上去，我說不出我有多麼高興，可是被蓋在裏面的老鼠一點也不慌張，它仍舊安穩地咬着米粒，發出微細的聲音，可是我却不知道我怎麼辦了，我不知道如何纔能捉住它？就是想弄死它也沒有辦法。難道我就這麼守下去，要它喫盡我的米麼？苦苦地想了許久，我只得又敞開缸蓋，可是它動也不動地在喫着，一直到我叫了一聲，它纔不慌不忙地走出來，順着原路走回它的洞口。我也只得眼巴巴地望着它那麼清閑地走回去，彷彿它是很理直氣壯的樣子。是的，只有它們是必須喂飽的，如果沒有可喫的東西，那麼衣物也好，書籍也好，甚至連器具也好，總得要遭它的殃的。這個時代，這個地方，它們是比人還要高一級的。

不知從那裏來的呵，那無盡的笑聲：

從清早起，室中就浮蕩着笑了。高的，低的，男的，女的，從四面八方都傳了來，使我惶恐地從床上跳起，疑懼地自己想着。

——誰在笑呵，為什麼笑呵？

——不是在笑我？為什麼在笑我呵？

於是我霍地站起來了，向各面張望，我看不到一個人，只聽着不斷的笑聲，有的好像笑得喘不過氣來，想得出他的眼睛上一定沾了淚水，使看到的人不知他是哭還是笑？有的却大聲哈哈着，彷彿

梯要散盡積在胸中的被壓制的情感，還一面笑一面用手掌有力地拍着桌子。有的笑聲該是屬於女人的，不是高得要刺破藍天也刺破人的耳朵，就是那麼偷偷地低笑着好像用手帕搭着嘴，生怕會被人聽見似的夾着孩子的稚氣的笑音，……

這笑的海像是要淹沒我了，我不能忍受，用兩手掩着我的耳朵，可是那笑聲很容易地便穿過來了，使我不得不逃避的所在。我憤怒地叫着：

——什麼事使你們這樣高興呵，

——什麼事使你們這樣快樂呵！

我仔細諦聽，彷彿那笑聲又是發自我的心中，我知道，我自己許久都不曾笑了，我早已遺忘了笑，我每日忍受着苦痛，不知怎麼樣，我的心竟在笑了。我恨不得抓住這個笑着的問：

——你說，你說，你在笑什麼？你不知道麼？有一個人說過：「有這麼多苦痛的時代，快樂是可恥的？」難道你這個懦夫，沒有用的傢伙，你連恥也不知麼？

——你說，你說，就說你是只顧自己的一個傢伙，你看看你的這副襤褸相，你的孩子都還沒有衣服穿呢？他們因為兩天沒有吃過飯，在一傍哭着呢？你還笑，你還笑點什麼？

——這倒怪了，你說你在笑我，我有什麼可笑的？我不是那個樣子麼？和五年前十年前的我一點也沒有分別，你憑什麼要笑我呢？我還有什麼地方足以逗你發笑的麼？你活着的目的，就只是為笑別人的麼？或是我的存在只是引你發笑的麼？你實在應該好好想一下，如果你自己不覺得無聊，

你就實實在在使我覺得無聊了，我希望你收回你那無聊的舉動，再留給我們一片清靜的天地。我們是既不笑人的，也不被人笑，我們懂得怎樣尊重你，希望你也尊重我們。

到我這樣責備着那個笑着的人，我總發覺到我的身邊闕無一人，那原來是笑着我自己，我自己又責備着我。我呆了一下，於是我悲傷地想着：「我怎麼會這樣子呵！」

站在那裏，我默默地哭了。

三十四年一月四日

我的懷念

「假如一個人，獨自地昇天，看見宇宙的大觀，羣星的美麗，他并不能感到快樂，他必找到一個人向他述說他所見的美景，他纔能快樂。」

——西塞羅：「論友誼」

我是很疲乏了，當衆人都已安靜了的時辰中我工作了許久，我是那麼寂寞又那麼困倦，我努力地把我的臉從油燈的暈光裏抬起來，在那黯黑的角落裏，我彷彿看到一雙黑亮的大眼睛。我幾乎叫出來了，可是你兀自和往常一樣守着你的緘默，我也只得嘿然了。誰知道我的心在燃燒着呢？許多年了，呵，許多年……我不敢想，也不忍想，可是畢竟你又在我的面前顯現了。我分明地記得你那圓圓的臉，你那樣一座小山似的眉毛，顯出你剛強個性的微微凸出的下顎，還有那把悲傷化成快樂，把地獄轉爲天堂的孩子般無邪的笑……難道因爲我早已知道這一切不過是空幻纔獨自呆坐在這裏，如其不然，是疲憊能阻止我或是橫在面前的書桌能擋住我，像多少年一樣地，我們早該擁抱起來了。

許多年，真是許多年了，我們都不知道誰在哪一方。我知道，我們離得很遠，可是又很近，因

爲我每當我獨自的時節，在別人一無所見的所在我看到你。是的，我看到你了，我還聽到你的聲音，你說些什麼呢？你是用壓低了的聲音說着的：

「輕輕的，不要驚醒他，好容易他纔睡着了。」

我記得，那是十幾年前，當我還年青的時節，我突然被疾病打倒了，而你就像親人一般地守着我。

那時候你的聲音雖然那麼低，我還是醒了。我那燒得昏迷的眼睛望着窗櫺上浮游着的夕陽的最後的一線光。那已經不是光亮了，只能使人分辨出來窗紙上還有木格，城邊的號角淒涼地吹着，蝙蝠早已吱吱地飛着了。是的，我忍耐幾天了，白晝和黑夜於我有什麼關係呢？在我那睜不開的眼睛上，我只看到一派紅光，那時候我真是用力地睜開我的眼睛，可是黑暗塞在我的面前。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，便又把身子轉向壁間了。我並沒有睡着，我聽到你的聲音，雖然你是那麼悄悄地走過來，但是我沒有說話，你也沒有動靜，我只感到你那沁涼的手掌在我的臉頰上輕輕地撫摸着，我就這樣又睡着了。

那是多麼長的時日呵，我好像踏遍了夢境的每一寸土地，我是那麼疲乏，好像我要把我的腿放在自己的肩上行路，不，我是被人倒懸起來了，我那向下的充血的頭腦異常沈重，我的脚是在空中。不知道我是被誰解了倒懸，我就筆直地跌向山谷，還沒有使我的身軀落在地上，我陡地醒了，我是一身大汗，急喘着，可是一隻手立刻伸過來了，我只模糊地看到一個坐着的身影，在你的